增壹阿含經/卷第 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二十四

增壹阿含經
卷第二十五

卷第二十六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五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五王品第三十三

（一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五大國王波斯匿為首，集在園觀之中，各作此論。云何為五王？所謂波斯匿王、毘沙王、優填王、惡生王、優陀延王。

爾時，五王集在一處，各作此論：「諸賢當知，如來說此五欲。云何為五？若眼見色甚

愛敬念，世人所希望；若耳聞聲、鼻嗅香、舌知味、身知細滑，如來說此五欲。此五欲中何者最妙？為眼見色妙耶？為耳聞聲妙耶？為鼻嗅香妙耶？為舌知味妙耶？為身知細滑妙耶？此五事何者為最妙？」

其中或有國王而作是說：「色最為妙。」或有作是論：「聲最為妙。」或有作是論：「香最為勝。」或有作是論：「味最為妙。」或有作是論：「細滑為最勝。」是時，言色妙者，優陀延王之所說也。言聲妙者，優填王之所論也。言香妙者，惡生王之所論也。言味妙者，波斯匿王之所論也。言細滑妙者，毘沙王之所論也。是時，五王各相謂言：「我等共論此五欲，然復不知何者為妙？」

是時，波斯匿王語四王曰：「今如來近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我等盡共至世尊所，問斯義。若世尊有所教勅，當共奉行。」

是時，諸王聞波斯匿王語已，便共相將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時，波斯匿王以所共論五欲者，具白如來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五王曰：「諸王所論各隨時宜。所以然者，夫人性行深著色者，覩無厭足，此人於色最妙、最上，無復過者。爾時，彼人不著聲、香、味、細滑之法，五欲之中色為最妙。若復有人性行著聲，彼聞聲已，極懷歡喜而無厭足，此人於聲最妙、最上，五欲之中聲最為妙。若復有人性行著香，彼聞香已，極懷歡喜而無厭足，此人於香最妙、最上，五欲之中香最為妙。若復有人性行著味，彼知味已，極懷歡喜而無厭足，此人於味最妙、最上，五欲之中味最為妙。若復有人性行著細滑，彼得細滑已，極懷歡喜而無厭足，此人於細滑最上、最妙，五欲之中細滑最為妙。

「若復彼人心以著色，爾時彼人不著聲、香、味、細滑之法；若復彼人性行著聲，爾時彼人不著色、香、味、細滑之法；若復彼人性行著香，爾時彼人不著色、聲、味、細滑之法；若復彼人性行著味，爾時彼人不著色、聲、香、細滑之法；若復彼人性行著細滑，爾時彼人不著色、聲、香、味之法。」

是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欲意熾盛時， 所欲必可克，
得已倍歡喜， 所願無有疑。

彼以得此欲， 貪欲意不解，
以此為歡喜， 緣之最為妙。
若復聽聲時， 所欲必可克，
聞已倍歡喜， 所願無有疑。
彼以得此聲， 貪之意不解，
以此為歡喜， 從之最為妙。
若復嗅香時， 所欲必可克，
嗅已倍歡喜， 所欲無有疑。
彼以得此香， 貪之意不解，
以此為歡喜， 從之最為妙。
若復得味時， 所欲必可克，
得已倍歡喜， 所欲無有疑。
彼以得此味， 貪之意不解，
以此為歡喜， 從之最為妙。
若得細滑時， 所欲必可克，
得已倍歡喜， 所欲無疑難。
彼以得細滑， 貪之意不解，
以此為歡喜， 從之最為妙。

「是故，大王！若言色妙者，當平等論之。所以然者，於色有氣味。若色無味者，眾生終不染著，以其有味故，五欲之中色為最妙。然色有過失。若當色無過失，眾生則無厭患，以其有過失故，眾生厭患之。然色有出要。若當色無出要者，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；以其出要故，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。五欲之中色為最妙。

「然復，大王！若言聲妙者，當平等論之。所以然者，於聲有氣味故。若聲無味者，眾生終不染著；以其有味故，五欲之中聲為最妙。然聲有過失。若當聲無過失，眾生則無厭患；以其有過失故，眾生厭患之。然聲有出要。若當聲無出要者，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；以其出要故，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。五欲之中聲為最妙。

「大王當知，若言香妙者，當平等論之。所以然者，於香有氣味故。若香無氣味者，眾生之類終不染著；以其有味故，五欲之中香為最妙。然香有過失。若香無過失者，眾生則不厭患；以其有過失故，眾生厭患之。然香有出要。若當香無出要者，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；以其出要故，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。五欲之中香為最妙。

「然復，大王！若言味妙者，當平等論之。所以然者，於味有氣味故。若味無氣味者，眾生之類終不染著；以其有氣味故，五欲之中味為最妙。然味有過失。若當味無過失者，眾生則不厭患；以其有過失故，眾生厭患之。然味有出要。若當味無出要者，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；以其出要故，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。味為最妙。

「然復，大王當知，言細滑妙者，當平等論之。所以然者，於細滑無氣味者，眾生終不染著，以其有味故，五欲之中細滑為最妙。然細滑有過失。若細滑無過失者，眾生之類則不厭患之；以其有過失故，眾生厭患之。然細滑有出要。若當細滑無出要者，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；以其出要故，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。五欲之中細滑為最妙。是故，大王！所樂之處，心即染著。如是，大王！當作是知。」

爾時，五王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二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舍衛城中有月光長者，饒財多寶，象馬七珍皆悉備具，金、銀、珍寶不可稱計。然月光長者無有兒息。爾時，長者以無兒故，求禱天神，請求日、月、天神、地神、鬼子母、四天王、二十八大神鬼王、釋及梵天、山神、樹神、五道之神、樹木、藥草，靡處不周，皆悉歸命，見賜一男兒。

爾時，月光長者婦經數日中便自懷妊，即語長者：「我自懷妊。」即語長者：「我自覺有娠。」長者聞已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即與夫人敷好床座，食好甘食，著好衣裳。

是時，夫人經八、九月，便生男兒，顏色端正，世之希有，如桃華色。是時，此兒兩手執無價摩尼珠，即時，便說此偈：

「此家頗有財， 寶物及穀食，
我今欲惠施， 使貧無有乏。

若此無物者， 財寶及穀食，
今有無價珠， 常用惠施人。」

是時，父母及家中人聞此語已，各各馳走：「云何乃生此鬼魅種？」唯有父母哀愍兒故，不東西馳走。即時，母向兒說此偈：

「為天乾沓和， 鬼魅及羅剎，
是誰姓字何， 我今欲知之。」

是時，小兒復以偈報母曰：

「非天乾沓和， 非鬼魅羅剎，
我今父母生， 是人不足疑。」

是時，夫人聞此語已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以此因緣，盡向月光長者說是語。

時，長者便作是念：「此將是何緣？我今當以此事向尼犍子說。」即抱此兒詣尼犍子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時，月光長者以此因緣具向尼犍子說。時，尼犍子聞此語已，告長者：「此兒薄福之人，無益於身；當取殺之。若不殺者，門戶衰耗，皆當死盡。」

是時，月光長者作是思惟：「我前後來無有兒息，由此因緣，請求天地，無處不遍，乃經歷爾許年歲，方生此兒，我今不堪取此兒殺。當更問餘沙門、婆羅門，令斷我疑。」

爾時，如來成佛未久，眾人稱號名大沙門，是時，月光長者便作是念：「我可以因緣，具向大沙門說之。」是時，長者即從座起，抱此兒往詣世尊所。中道復作是念：「今有長老梵志，年過耆艾，聰明黠慧，眾人所敬待，彼尚不知、不見，況此沙門瞿曇！年少學道未久，豈能知此事乎？將恐不解吾疑。我今宜可中道還家。」

是時，有天神昔與長者知舊，知長者心中所念，在虛空中而告之曰：「長者當知，小可前進，必當獲利，得大果報，亦當至甘露之處。如來出世甚為難遇，如來降甘露雨。時時乃有。又復，長者！有四事最小不可輕。云何為四？國王雖小最不可輕；火雖小亦不可輕；龍雖小復不可輕；學道之人雖復年幼亦不可輕。是謂，長者！有此四事最不可輕。」

是時，天神便說此偈：

「國王雖復小， 斬害由其法，
小火雖未熾， 焚燒山草木。
神龍雖現小， 降雨隨時宜，
學者年幼稚， 度人無有量。」

爾時，月光長者心開意解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即前進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以此因緣，具白世尊。

爾時，世尊告長者曰：「今此小兒極有大福，此小兒若當大者，當將五百徒眾來至我所，而出家學道得阿羅漢，我聲聞中福德第一，無能及者。」

是時，長者聞此語已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白世尊言：「如世尊教，非如尼揵子語。」是時，月光長者重白世尊：「唯願受請及比丘僧并愍此小兒。」爾時，世尊默然受請。

時，長者以見默然受請，即從座起，頭面禮足，便退而去。還至家中，供辦種種甘饌飲食，敷好坐具，清旦自白：「時到，唯願降神。」

是時，世尊以知時到，將諸比丘前後圍遶，入舍衛城，至長者家，即就于座。是時，長者見佛、比丘僧坐已定，即辦種種飲食，自手斟酌，歡喜不亂，以見食竟，除去鉢器，行清淨水，更取小座，如來前坐，欲得聞佛所說妙法。是時，月光長者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持居家田業盡與此兒，唯願世尊當與立名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兒生時，人皆馳走東西，云是尸婆羅鬼，今即立字尸婆羅。」

爾時，世尊漸與長者及長者婦而說妙論，所謂論者：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，欲不淨想，漏為大患，出要為妙。爾時，世尊以見長者及長者婦，心開意解，無復狐疑，諸佛世尊常所說法：苦、習、盡、道，是時世尊盡與長者說之，令發歡喜之心。長者夫婦即於座上，諸塵垢盡，得法眼淨，猶如新白[(畾/且)*毛]易染為色。是時，長者夫婦亦復如是，即於座上得法眼淨，彼以見法，分別諸法，以度猶豫，無復狐疑，得無所畏，解如來深奧之法，即受五戒。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祠祀火為上， 諸論頌為首，
王為人中尊， 海為眾流源，
月為星中明， 日為眾明最。
八方及上下， 所生萬品物，
欲求其福者， 三佛最為尊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此偈已，即從座起而去。

是時，長者求五百童子，使侍衛尸婆羅。是時，尸婆羅年向二十，往至父母所，白父母言：「唯願二尊許使出家學道。」

爾時，二親即便聽許。所以然者，世尊先以記之，當將五百童子至世尊所，求作沙門。是時，尸婆羅及五百人禮父母足，便退而去。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立。爾時，尸婆羅白世尊言：「唯願聽許，得在道次。」

是時，世尊即便聽許使作沙門。未經幾日，便成阿羅漢，六通清徹，具八解脫。是時，五百童子前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聽作沙門。」世尊默然可之，出家未經幾日，便成羅漢。

爾時，尊者尸婆羅還在舍衛國本邦之處，眾人敬仰，得四事供養：衣被、飲食、床褥臥具、病瘦醫藥。是時，尊者尸婆羅便作是念：「我今在此本邦之中，極為煩鬧，今可在人間遊化。」是時，尊者尸婆羅到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；乞食已，還詣所止，收攝坐具，著衣持鉢，出祇桓精舍，將五百比丘，前後圍遶，在人間遊化；所至到處，無不供養者，皆供給衣被、飲食、床褥臥具、病瘦醫藥。復有諸天告諸村落：「今有尊者尸婆羅，得阿羅漢福德第一，將五百比丘，在人間遊化。諸賢可往供養，今不為者，後悔無益。」

是時，尊者尸婆羅便作是念：「今甚厭患此供養，當何處避之，令人不知吾處？」是時，即入深山之中。諸天復在村落間，各各告曰：「今尊者尸婆羅在此山中，可往供養；今不為者，後悔無益。」是時，人民聞天語已，即負飲食，往詣尊者尸婆羅所：「唯願尊住，為我等故。」

是時，尸婆羅漸漸人中遊化，來至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，與大比丘五百人俱，亦得供養衣被、飲食、床褥臥具、病瘦醫藥。時，尸婆羅復作是念：「我今向在何處夏坐，令人不知吾處？」復重作念：「當在耆闍山東，廣普山西，於中夏坐。」即將五百比丘，在彼山中而受夏坐。

是時，釋提桓因知尸婆羅心中所念，即於山中化作浮圖，園果樹木皆悉備具，周匝有浴池，化作五百高臺，復化作五百床座，復化作五百小床座，復化作五百繩床，以天甘露而食之。是時，尊者尸婆羅便作是念：「我今已夏坐訖，不見如來甚久，今可往親覲世尊。」即將五百比丘，往舍衛城，爾時盛熱，比丘眾皆悉汗出，污染身體。

是時，尊者尸婆羅作是念：「今日比丘眾身體極熱，得少許雲在上及細雨者，甚是佳事，值小浴池及得少漿。」以生此念，即空中有大雲，及作細雨，亦有浴池。有四非人負好甘漿：「毘沙門王所遣，唯願尊者受此甘漿，及施比丘僧。」爾時，受此漿已，與比丘僧使飲之。

爾時，尸婆羅復作是念：「我今可在此間止宿。」是時，釋提桓因知尸婆羅心中所念，即於道側，化作五百房舍，床臥備具。是時，諸天奉上飲食，尸婆羅食訖，即從坐起而去。

爾時，尊者尸婆羅叔父在舍衛城內住，饒財多寶，無所短乏。然復慳貪，不肯布施，不信佛、法、眾，不造功德。是時，諸親族語此人曰：「長者！用此財貨為？然復不作後世遺糧。」

爾時，彼長者聞此語已，一日之中以百千兩金布施與外道梵志，不向三尊。

是時，尊者尸婆羅聞叔父以百千兩金施與外道異學，不布施與三尊。是時，尊者尸婆羅往詣祇洹精舍，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世尊與尸婆羅說微妙之法。是時，尊者尸婆羅從如來聞法已，即從坐起，禮世尊足，右繞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是時，尊者尸婆羅即其日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漸漸往詣叔父家。到已，在門外默然立。是時，長者見尊者尸婆羅在門外乞食，即語之曰：「汝昨日何故不來？我昨日以百千兩金惠施，我可以一張[疊*毛]，持用施卿。」

尸婆羅對曰：「我今不用[疊*毛]為，今日來者，故乞食耳。」

長者對曰：「我昨日以用百千兩金惠施，更不能復惠施。」

是時，尊者尸婆羅欲得度長者故，便飛在空中，身出水火，坐臥經行，隨意所造。是時，長者見此變化已，便作是說：「可還來下就坐，今當相施。」

是時，尊者尸婆羅即捨神足，尋來就坐。是時，彼長者以弊惡飲食極為麁醜，與尊者尸婆羅使食之。是時，尊者尸婆羅生長豪家，飲食自恣，但以彼長者故，而受此食，便取食之。是時，尊者尸婆羅食訖，還詣所在。

即其夜，虛空神天來語長者曰：

「善施極大施， 乃與尸婆羅，
無欲以解脫， 愛斷以無疑。」

夜半、清旦二時說此偈：

「善施極大施， 乃與尸婆羅，
無欲以解脫， 愛斷以無疑。」

是時，長者聞天人語，便作是念：「我昨日以百千兩金施與外道，乃無此應；我今日以弊惡食施與尸婆羅，乃致此應。何時當曉？自當以百千兩金施尸婆羅。」是時，長者即其日檢校家中，有直百千兩金者，即持詣尸婆羅所。到已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住。爾時，長者以百千兩金，奉上尸婆羅，並作是語：「唯願受此百千兩金。」

是時，尊者尸婆羅報曰：「當使長者受福無窮，長壽自然；然復如來不許比丘受百千兩金。」

是時，長者便往至世尊所。到已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彼長者白世尊言：「唯願世尊使尸婆羅比丘受此百千兩金，使我蒙其福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往至尸婆羅比丘所，云吾喚卿。」

比丘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時，彼比丘從佛受教，即往至彼尸婆羅所，以如來語而告之。

是時，尊者尸婆羅承彼比丘語，即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世尊告尸婆羅曰：「汝今可受此長者百千兩金，使蒙其福，此是宿緣之業，可受其報。」

尸婆羅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是時，尊者尸婆羅即時而說達嘲：

「施衣及餘物， 欲求其福德，
往至天世人， 五樂自娛樂。
從天至人中， 度有無疑難，
涅槃無為處， 諸佛之所樂。
施惠無難者， 蒙此獲福祐，
當起慈惠心， 作福無有懈。」

是時，尊者尸婆羅語長者言：「可持此百千兩金，著我房中。」爾時，長者承受其教，持此百千兩金，著尊者尸婆羅房中，便退而去。

是時，尸婆羅告諸比丘：「諸有所乏者，來至此而取之。若復須衣被、飲食、床敷臥具、病瘦醫藥，皆來取之，勿在餘處而求之也。展轉相告令知之。」

是時，眾多比丘白世尊言：「此尸婆羅昔作何福，生長者家，端正無雙，如桃華色？復作何福，兩手捉珠出母胎中？復作何福，將五百人，詣如來所，出家學道，值如來世？復作何福，所至到處，衣食自然無所短乏，餘比丘無能及者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久遠九十一劫，有佛號毘婆尸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．明行成為．善逝．世間解．無上士．道法御．天人師，號佛．世尊！」出現於世，遊在槃頭國界，與六十萬八千眾俱。四事供養：衣被、飲食、床敷臥具、病瘦醫藥。

「爾時，有梵志名曰耶若達，住彼土界，饒財多寶，金銀、珍寶、車璩、馬瑙、真珠、琥珀，不可稱計。是時，耶若達出彼國界，往至毘婆尸如來所。到已，共相問訊，在一面坐。是時，毘婆尸如來漸與說法，便發歡喜之心，是時，耶若達白毘婆尸如來：『唯願當受我請，欲飯佛及比丘僧！』是時，如來默然受請。耶若達梵志以見世尊默然受請，即從座起，遶佛三匝而去，至家中辦種種甘饌飲食。

「是時，耶若達夜半便作是念：『我今已辦種種飲食，唯乏無酪，明日清旦當往城門中，其有賣酪者，盡當買之。』是時，耶若達清旦敷好坐具，尋復詣城門中求酪。

「當於爾時，有放牛人持酪，名尸婆羅，欲往祠祀。是時，耶若達梵志語放牛人曰：『卿酪賣者，吾當與價。』尸婆羅報曰：『我今欲祠祀。』婆羅門報曰：『汝今祀天為何所求？但賣與我，當重顧價。』放牛人報曰：『梵志！今用酪為？』梵志報曰：『我今請毘婆尸如來及比丘僧；然飲食盡辦，唯無有酪。』是時，尸婆羅問梵志曰：『毘婆尸如來者，為何等相貌？』梵志報曰：『如來者，無與等，戒具清淨，慧、定三昧不可及，天上、人中無能及者。』

「是時，耶若達梵志歎說如來之德，尸婆羅聞已心開意解。是時，尸婆羅語梵志曰：『我今躬持此酪往施如來，復用祀天為？』是時，耶若達梵志將此放牛人往至家中，即白：『時到。今正是時，唯尊屈顧！』

「時，如來以知時到，著衣持鉢，將諸比丘，前後圍遶，至耶若達梵志家，各次第坐。是時，放牛人見如來容貌世之希有，諸根惔怕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莊嚴其身；亦如日月，猶如須彌山出眾山上，光明遠照，靡不蒙潤。見已歡喜，便前進世尊所，而作是說：『設當如來功德如梵志所論者，使此一瓶酪盡充眾僧！』爾時，尸婆羅白世尊言：『願受此酪！』是時，如來即舒鉢受酪，亦復與比丘僧，猶故有酪。

「爾時，放牛人白世尊言：『今故有餘酪。』時，如來告曰：『汝今更持此酪施佛及比丘眾。』時，放牛人對曰：『如是。世尊！』是時，放牛人更重行酪，猶故遺餘酪在。放牛人復白佛言：『今故有遺餘酪在。』是時，如來告此人曰：『今可持此酪與比丘尼眾、優婆塞、優婆夷眾，使得充飽。』故有遺餘酪在。爾時，佛語放牛人：『汝今持此酪與檀越主人。』對曰：『如是。』尋復與檀越主人，故有遺餘酪在。復施與乞人貧匱者，亦有遺餘酪在。來白佛言：『故有遺餘酪在。』時佛告曰：『今持此酪，瀉著淨地，若著水中。所以然者，我不見有人、天及世能消此酪者，唯除如來。』放牛人即受佛教，

持此酪而著水中。尋時，水中大火炎出，高數十仞。

「是時，放牛人見此變怪已，歎未曾有，還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叉手而住，復作此誓願：『今持此酪施與四部之眾，設當有福德者，緣此福祐，莫墮八難之處，莫生貧匱之家，所生之處，六情完具，面目端正，亦莫在家，使將來之世亦值如此聖尊。』

「比丘當知，三十一劫復有佛名式詰如來，出現於世。是時，式詰如來遊化於野馬世界，與大比丘十萬人俱。是時，式詰如來到時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時，彼城中有大商客，名曰善財，遙見式詰如來諸根寂靜，容貌端正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莊嚴其身，面如日月。見已，便發歡喜之心，前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賈人以好寶珠，散如來上，現其微心，普作誓願：『持此功德，所生之處，饒財多寶，無所乏短，無令手中有空缺時，乃至母胞胎中亦使不空。』

「於此劫中復有毘舍羅婆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．明行成為．善逝．世間解．無上士．道法御．天人師，號佛．世尊。爾時，有長者名善覺，饒財多寶，復請毘舍羅婆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，及比丘僧。時，彼長者少於使人，是時長者躬自辦種種甘饌飲食，飯彼如來，作是誓願：『我持功德，所生之處，常值三尊，無所短乏，恒多使人，令將來之世值如來，如今日也。』

「今此賢劫中有佛名拘屢孫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，出現於世。爾時，有長者名多財，復請拘屢孫如來，七日之中飯佛及比丘僧，供養衣被、飲食、床敷臥具、病瘦醫藥：『所生之處常饒財多寶，莫生貧賤之家，使我所生之處恒得四事供養，為四部之眾、國王、人民所見宗敬，天、龍、鬼神、人若非人，所見接遇。』

「諸比丘當知，爾時耶若達梵志，豈異人乎？莫作是觀。所以然者，今月光長者今身是也。爾時放牛人，名尸婆羅，以酪供養佛者，今比丘尸婆羅是也。爾時善財賈人，豈異人乎？莫作是觀，今尸婆羅比丘是也。爾時善覺長者，豈異人乎？莫作是觀，今尸婆羅比丘是。爾時多財長者，豈異人乎？莫作是觀，今日尸婆羅比丘是也。

「諸比丘當知，尸婆羅比丘作此誓願：『使我所生之處，恒端正無雙，常在富貴家生，使將來之世值遇世尊，設為我說者，即得解脫，得出家作沙門。』緣此功德，今尸婆羅比丘得生富貴家，端正無雙，今遭值我，即得阿羅漢。然比丘當知，復以寶珠散如來上，持是功德，今處母胎，手執雙珠出母胎中，價直閻浮提，當生之日便作是說。復請拘屢

孫如來求多使人，今將五百徒眾至我所，出家學道，得阿羅漢。復於七日之中供養拘屢孫如來，求得四事供養，今日不乏衣被、飲食、床敷臥具、病瘦醫藥。緣此功德，餘比丘所不及，釋提桓因身來供養給其所須，又且諸天轉告村落，使四部之眾知有尸婆羅，此其義也。我弟子中第一福德者，尸婆羅比丘是也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五健丈夫堪任戰鬪出現於世。云何為五？於是，有人著鎧持仗，入軍戰鬪，遙見風塵，便懷恐怖，是謂第一戰鬪人也。

「復次，第二戰鬪人，著鎧持仗，欲入軍戰。若見風塵，不懷恐怖；但見高幢，便懷恐怖，不堪前鬪，是謂第二人。

「復次，第三戰鬪人，著鎧持仗，欲入軍戰鬪，彼若見風塵，若見高幢，不懷恐怖；若見弓箭，便懷恐怖，不堪戰鬪，是謂第三人也。

「復次，第四戰鬪人，著鎧持仗，入軍共鬪，彼若見風塵，若見高幢，若見箭，不懷恐懼；但入陣時，便為他所捉，或斷命根，是謂第四戰鬪人也。

「復次，第五戰鬪人，著鎧持仗，欲入陣鬪，彼若見風塵，若見高幢，若見箭，若為他所捉，乃至於死，不懷恐怖；能壞他軍境界無外而領人民，是謂第五戰鬪人也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世間有此五種人。今比丘眾中亦有此五種之人出現於世。云何為五？或有一比丘遊他村落，彼聞村中有婦人，端正無雙，面如桃華色。彼聞已，到時，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即見此女人顏貌無雙，便起欲想，除去三衣，還佛禁戒，而作居家，猶如彼鬪人，小見風塵，以懷恐怖，似此比丘也。

「復次，有比丘聞有女人在村落中住，端正無比，到時，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彼若見女人不起欲想；但與彼女人共相調戲，言語往來；因此調戲，便捨法服，還為白衣。如彼第二人，見風塵不怖，但見高幢便懷恐怖，此比丘亦復如是。

「復次，有一比丘聞村落中有女人，容貌端正，世之希有，如桃華色，到時，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。若見女人不起欲想，設共女人共調戲，亦復不起欲意之想；但與彼女人手拳相加，或相捻挃，於中便起欲想，捨三法衣，還為白衣，習於家業。如彼第三人入陣時，見風塵、見高幢不恐怖，見弓箭便懷恐怖。

「復次，有一比丘聞村落中有女人，面容端正，世之希有，到時，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彼若見女人不起欲想，設共言語，亦復不起欲想，設彼女人共相捻挃，便起欲想；然不捨法服，習於家業，如彼第四人入軍，為他所獲，或喪命根，而不得出。

「復次，有一比丘，依村落而住，彼聞村中有女人，然比丘到時，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彼若見女人不起欲想，設共言笑，亦不起欲想，設復共相捻挃，亦復不起欲想。是時，比丘觀此身中三十六物惡穢不淨，誰著此者？由何起欲？此欲為止何所？為從頭耶？形體出耶？觀此諸物了無所有。從頭至足亦復如是，五藏所屬，無有想像，亦無來處，彼觀緣本，不知所從來處。彼復作是念：『我觀此欲從因緣生。』彼比丘觀此已，欲漏心得解脫，有漏心得解脫，無明漏心得解脫，便得解脫智：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胎，如實知之。如彼第五戰鬪之人，不難眾敵而自遊化。由是故，我今說此人捨於愛欲，入於無畏之處，得至涅槃城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五種之人，出現於世。」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欲我知汝本， 意以思想生，
非我思想生， 且汝而不有。

「是故，諸比丘！當觀惡穢婬不淨行，除去色欲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戰鬪之人出現於世。云何為五？或有一人著鎧持仗，入軍戰鬪，彼見風塵，便懷恐怖，不敢入彼大陣之中，是謂第一之人。

「復次，第二戰鬪之人著鎧持仗，入軍戰鬪，彼見風塵，不生畏懼；但聞擊鼓之音，便懷恐怖，是謂第二之人。

「復次，第三之人著鎧持仗，入軍戰鬪，彼見風塵，不生畏懼，設聞鼓角之聲，不起畏懼；彼若見高幢，便懷恐怖，不堪戰鬪，是謂第三之人。

「復次，第四戰鬪之人著鎧持仗，入軍戰鬪中，若見風塵，不起畏懼，若聞鼓角之音，復非恐懼，若見高幢，亦非怖畏；設為他所捉，或斷命根，是謂第四之人。

「復次，第五有人著鎧持仗，入軍共鬪，彼盡能有所壞廣接國界，是謂第五之人出現於世。

「比丘當知，今比丘亦有五種之人，出現於世間。云何為五？或有一比丘住村落中，彼聞有女人，端正無雙，如桃華色。彼比丘到時，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不守根門，不護身、口、意法，彼若見女人便起欲意，還捨禁戒，習白衣法。如彼初人聞揚塵之聲，不堪戰鬪，便懷恐怖，我由是故而說此人。

「復次，有比丘住在村落，彼聞村中有女人，端正無比，面如桃華色，而便捨戒，習白衣法。如彼第二鬪人，但聞鼓角之聲，不堪戰鬪，此亦如是。

「復次，有比丘住在村落，聞有女人在彼村落。彼聞已，便起欲意，若見女人不起欲想；但共女人共相調戲，於中便捨禁戒，習白衣法，如彼第三人遙見幢已，便懷恐怖，不堪戰鬪。由是故，今說此人，是謂第三戰鬪之人。

「復次，有比丘住在村落，彼比丘聞村中有女人。聞已，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不守護身、口、意，彼見女人端正無雙，於中便起欲意，或與女人共相捻挃或手拳相加，便捨

禁戒，還為白衣。如彼第四戰鬪之人，在大軍中為他所捉，喪失命根，由是之故，今說此人。

「復次，有比丘聞村落中有女人，世之希有。彼雖聞此不起欲想，彼比丘到時，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而守護身、口、意。彼雖見女人，不起欲想，無有邪念；設共女言語往返，亦不起欲想，亦無邪念：設共女人共相捻挃，手拳相加，爾時便起欲想，身、口、意便熾盛。欲意已熾盛，還詣園中，至長老比丘所，以此因緣，向長老比丘說之：『諸賢當知，我今欲意熾盛，不能自禁制，唯願說法，使脫欲之惡露不淨！』是時，長老比丘告曰：『汝今當觀此欲為從何生？復從何滅？如來所說，夫去欲者，以不淨觀除之，及修行不淨觀之道。』

「是時，長老比丘便說此偈言：

「『設知顛倒者， 加心而熾盛，
當去諸熾心， 欲意止休息。

「『諸賢知之，欲從想生，以興想念，便生欲意。或能自害，復害他人，起若干災患之變，於現法中受其苦患，復於後世受苦無量。欲意以除，亦不自害，不害他人，於現法報不受其苦。是故，今當除想念。以無想念；便無欲心，以無欲心，便無亂想。』

「爾時，彼比丘受如此教勅，即思惟不淨之相。以思惟不淨之想，爾時有漏心得解脫，至無為處，如彼第五人著鎧持仗入軍戰鬪，彼見眾敵無有恐懼，設有來害者心不移動，能破外寇，居他界中。由是故，今說此人能破魔眾，去諸亂想，至無為處，是謂第五人出現於世。

「比丘當知，世間有此五人出現世間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念修行欲不淨想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夫掃地之人有五事不得功德。云何為五？於是，掃地之人不知逆風，不知順風，復不作聚，復不除糞，然掃地之處復非淨潔。是謂，比丘！掃地之人，雖有五事，不成大功德。

「復次，比丘！掃地之人成五功德。云何為五？於是，掃地之人知逆風、順風之理，亦知作聚，亦能除之，不留遺餘極令淨好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五事成大功德。

「是故，諸比丘！當除前五事，修後五法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有人掃偷婆不得五功德。云何為五？於是，有人掃偷婆不以水灑地、不除去瓦石、不平整其地、不端意掃地、不除去穢惡。是謂，比丘！掃地之人不成五功德。

「比丘當知，掃地之人成五功德。云何為五？於是，掃偷婆之人以水灑地、去瓦石、平整其地、端意掃地、除去穢惡。是謂，比丘！有五事令人得功德。是故，諸比丘！欲求其功德者，當行此五事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七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長遊行之人有五艱難。云何為五？於是，恒遊行人不誦法教；所誦之教而忘失之；不得定意；以得三昧，復忘失之；聞法不能持。是謂，比丘！多遊行人有此五難。」

「比丘當知，不多遊行人有五功德。云何為五？未曾得法而得法；已得不復忘失；多聞能有所持；能得定意；以得三昧不復失之。是謂，比丘！不多遊行人有此五功德。是故，諸比丘！莫多遊行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恒一處止，有五非法。云何為五？於是，比丘一處住者，意著屋舍，畏恐人奪；或意著財產，復恐人奪；或多集物，猶如白衣，貪著親親，不欲使人至親親家；恒共白衣而相往來。是謂，比丘！一處住人有此五非法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求方便，勿一處住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不一處住人有五功德。云何為五？不貪屋，不貪器物，不多集

財物，不著親族，不與白衣共相往來。是謂，比丘！不住一處人有此五功德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求方便，行此五事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一〇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摩竭國光明池側，爾時世尊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，在人間遊化。

爾時，世尊遙見大樹為火所燒，見已，如來更詣一樹下。到已，就樹下坐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云何，比丘！寧持身投此火中？為寧與端正女人而共交遊？」

爾時，諸比丘白佛言：「寧與女人共相交遊，不投身入此火中。所以然者，此火毒熱不可稱計，斷其命根，受苦無量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今告汝等，非沙門行，言是沙門，非梵行人，言是梵行；不聞正法，言我聞法。無清白法，如是之人，寧投入此火中不與女人共相交遊。所以然者，彼人寧受此苦痛，不以此罪入地獄中受苦無量。云何，比丘！寧受人禮拜恭敬？為寧使人取利劍斷其手足？」

諸比丘對曰：「寧受恭敬禮拜，不使人以劍斷其手足。所以然者，斷其手足，痛不可稱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今告汝等，非沙門行，言是沙門；非梵行人，言是梵行；不聞正法，言聞正法。無清白行，斷善根。如是之人，寧投身受此利劍，不以無戒受他恭敬。所以然者，此痛斯須間耳；地獄苦痛不可稱計。云何，比丘！寧受人衣裳？為寧以熱鐵鍱用纏裹身？」

諸比丘對曰：「寧以受人衣裳，不受此苦痛。所以然者，此毒痛不可稱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今重告汝，無戒之人，寧以熱鐵鍱纏裹其身，不受人衣裳。所以然者，

此痛須臾間耳；地獄苦痛不可稱計。云何，比丘！寧受人信施之食？為寧以吞熱鐵丸乎？」

諸比丘對曰：「寧受人信施之食，不吞熱鐵丸。所以然者，此痛不可堪處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今語汝，寧吞熱鐵丸，不以無戒受人信施。所以然者，吞熱鐵丸，痛斯須間，不以無戒受他信施。云何，比丘！寧受人床敷之具？為寧臥熱鐵床上？」

諸比丘對曰：「我等，世尊！寧受人床臥之具，不臥鐵床上。所以然者，此之毒痛不可稱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彼愚癡之人無有戒行，非沙門言是沙門；無有梵行，言修梵行，寧當臥鐵床上，不以無戒受他信施。何以故，臥鐵床上，痛斯須間，不以無戒受他信施。

「比丘當知，如我今日觀無戒之人所趣向處，設彼人間者，形體枯悴，沸血從面孔出，便取命終，不與女人共相交遊，不受人禮敬之德，不受人衣被、飯食、床敷臥具、病瘦醫藥，以其無戒之人，不觀後世、前世之罪，不顧命根受此苦痛，無戒之人當生三惡趣中。所以然者，以其造惡行之所致也。

「如來今日觀察善行人之所趣向，正使中毒，為刀所傷，自斷命根。何以故？欲捨此身受天之福，當生善處，皆由前世受善行報之所致也。

「是故，比丘，當念修行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脫身、解脫所見身。欲使今世獲其果報，得甘露道，正使受人衣被、飲食、床敷臥具、病瘦醫藥而無過失，又使檀越受福無窮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說此法時，六十比丘漏盡意解，六十比丘還捨法服而作白衣。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王及月光 尸婆．二種鬪
二掃．二行法 去住有二種
枯樹最在後

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五